

# 嚴羽及其詩論

黃尚信

## 一、緒言

我國詩學專論之作，自梁鍾嶸詩品開風氣之先而後，雖繼踵有人，若詩評，詩話之類，紛乘迭出，然大抵隨意遣興，雜記掌故，甚者語涉不經，荒唐怪誕，於詩學之推展了無裨補，宜乎章氏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詆為「以不能成家之學，入趨風好名之習，挾人盡可能之筆，著惟意所欲之言」也。

然年逾千載，事更多士，披沙揀金，時或見寶，若宋嚴羽滄浪詩話之以禪喻詩，其說雖前有所承，立論猶未盡圓融，後人毀譽亦相參伍；然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於後世詩學之發展仍有所參贊，固不得以小疵而廢大醇也。

## 二、嚴羽之生平志節

我國文學批評家之中，信念堅篤而自負最甚者，實莫過於嚴羽一人，其之言曰：「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，誠驚事絕俗之譚，至當歸一之論。」「雖獲罪於世之君子，所不辭也。」（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）氣概之雄豪於焉可見。滄浪詩話一書雖不若彼其所言之高卓，然稿乎有所見識，而承先啓後，尤屬功不可沒。

惟羽之生平，歷來史籍罕有撰述，僅福建通志有如下之記載：

「嚴羽字儀卿，一字丹邱，自號滄浪逋客，嘗作滄浪詩話，為世所得。同族參字少魯、仁字次山，皆有詩才，號三嚴。自羽以妙遠言詩，掃除美刺，獨任性靈，邑人上官偉長、吳夢易、朱叔大、黃裳、吳陵等盛傳宗派，幾與黃魯直江西派並行。偉長號闖風山人，夢易字潛夫，叔大號立庵，官至通判，裳號則山，陵字景仙，又光澤李賈字友山，與羽友善，亦工詩。」

語既簡略，復多及同道，遂使一代文家之生平志事，難為後人所體認，寧非憾事！

所幸者，羽有詩集（滄浪吟集）傳世，其中頗多感慨悲歌之作，猶可略窺其志節之梗概，如云：「少小尚奇節，無意縛珪組，遠遊江海間，登高屢懷谷。」（夢中作）「回首干戈地，遺黎見幾人！」（避亂途中）「更將憂國淚，滿袖送君還。」（三衢邂逅周月船）……等，皆可見其操守之清高與憂國傷民之偉大襟懷。

## 三、嚴羽之詩觀

滄浪詩話共分五篇，首詩辯，次詩體、詩法、詩評、詩證，末附答吳景仙書，嚴氏之詩學觀點，皆寄附於此。其中議論大抵皆針對時弊而發，其言曰：「山谷用功，尤為深刻，其後法席盛行，海內稱為江西詩派。近世趙紫芝，翁靈舒輩獨喜賈島，姚合之詩，稍稍復就清苦之風，江湖詩人，多效其體，一時自謂之唐宗，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，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！嗟乎！正法眼之無傳久矣！唐詩之說未唱，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。今既唱其體，曰唐詩矣，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，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！」因此「余不自量度，輒定詩之宗旨，且借禪以為喻，推原漢魏以來，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，雖獲罪於世之君子，不辭也。」並謂「其間說江西詩病，真取心肝劊子手。」其述作之意，從此可知。

### (一)論詩理

嚴羽對於詩之理論，大抵見於滄浪詩話詩辯一篇及答吳景仙書，其要義約略可區為三端：

### 1 主妙悟

滄浪詩話開宗明義即拈出「妙悟」一詞，曰：「禪家者流，乘有大小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。學者須從最上乘，具正法眼，悟第一義。若小乘禪，聲聞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論詩如論禪，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。大歷以還之詩，已落第二義矣。晚唐之詩，則聲聞辟支果也。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，臨濟下也。學大曆以還之詩者，曹洞下也。大抵禪道惟在妙悟，詩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，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為當行，乃為本色。然悟有淺深，有分限；有透徹之悟；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漢魏上矣，不假悟也。謝靈運至盛唐諸公，透徹之悟也。他雖有悟，皆非第一義也。」其中所陳不外乎以禪喻詩，悟有淺深二義。

以禪喻詩，非創始於羽。羽之前，蘇東坡論詩，已近於禪悟，其弟子韓駒贈趙伯魚詩云：「學詩當如初學禪，未悟且遍參諸方，一朝悟罷正法眼，信手拈出皆成章。」吳可學詩詩三首則每首以「學詩渾似學參禪」為起句，言之尤為顯白。此外若李之儀詩云「悟筆如悟禪」，曾幾詩云「學詩如參禪，慎勿參死句」，楊誠齋詩云「要知詩客參江西，正如禪客參曹溪」，葛天民寄楊誠齋詩云「參禪學詩無兩法」，其餘類此之論多不勝舉，即是可知嚴羽雖自詡「以禪喻詩，……是自家實証實悟者，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，非傍人籬壁，拾人涕唾得來者。」實屬過言。

滄浪以禪喻詩，實則於禪學無甚理會，「謂漢魏盛唐為第一義，大歷為小乘禪，晚唐為聲聞辟支果，不知聲聞辟支即小乘；謂學漢魏盛唐為臨濟宗，大歷以下為曹洞宗，不知臨濟、曹洞初無優劣也。」（錢謙益唐詩英華序）遂遭人口實，斥為「無知妄論」。然嚴氏乃借禪喻詩，以為高下之分，果其言可采，此實未足深病。清徐增而庵詩話云：「滄浪病在不知禪，不在以禪喻詩也。」是矣，蓋以禪喻詩，可以超於迹象，無事拘泥，不即不離，導人啓悟。而馮班滄浪詩話糾繆，李重華貞一齋詩話深詆之，未免失於偏頗。

實則以妙悟說話詩亦非滄浪之創見，文心雕龍神思篇與司空圖詩品實已肇其先聲。其後若蘇軾，黃庭堅輩，亦皆以為「欲會詩語妙」要在於「有所悟入」，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更謂「詩有四種高妙，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……非奇非怪，剝落文采，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，曰自然高妙。」其中所謂自然高妙云云實與滄浪第一義之悟不相出入，故郭氏紹虞以為「若認丹邱開妙悟，也應白石作先鋒。」

夫詩者所以吟詠情性，重在含蓄雋永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使人於含詠體會中悟得之，若張口見舌，一語道破，便覺索然寡味，嚴氏論詩宗主妙悟，要非無因。

惟「悟有淺深，有分限；有透徹之悟，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」滄浪之語既如是矣，然而又曰：「漢魏上矣，不假悟也。謝靈運至盛唐諸公，透徹之悟也。他雖有悟者，皆非第一義也。」證之以上所云漢魏盛唐並列第一義及「惟悟乃為當行，乃為本色」之語，則所謂不假悟也者，應猶屬於悟，即所謂「不假悟之悟」也，嚴氏之說，其辭未瑩，因為詮釋之如此。

### 2 宗興趣

滄浪之言：「夫詩有別材，非關書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，多窮理，則不能極其致。所謂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者上也。詩者吟詠情性也。盛唐諸人，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，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此所謂興趣也者，與上所云妙悟實相表裏，而係針對當時之流弊而發，故曰：「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為詩，以才學為詩，以議論為詩，夫豈不工。終非古人之詩

也。蓋於一唱三嘆之音，有所歎焉。且其作多務使事，不問興致，用字必有來歷，押韻必有出處，讀之反覆終篇，不知着到何在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殊乖忠厚之風，殆以罵詈爲詩，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。」因此一方面主張別材、別趣以救江西末流之失；另一方面則主張讀書窮理，以使所謂別材者不流於粗材，別趣者不墮於惡趣，以救江湖詩人之弊，用意可謂深遠。觀其言曰：「詩之法有五，曰體製，曰格力，曰氣象，曰興趣，曰音節。」可見滄浪論詩並非專拘於興趣，蓋欲挽救時失，特顯切言之耳。

### 3. 詩之品格、大概及極致

嚴氏以爲「詩之品有九，曰高，曰古，曰深，曰遠，曰長，曰雄渾，曰飄逸，曰悲壯，曰凄婉。」又曰「其大概有二，曰優游不迫，曰沉着痛快。」按詩之品格前人已多所論列，要以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爲最備，嚴氏品而不評，視前此諸人並無進境。惟以優游不迫及沉着痛快約其大概，則頗爲簡潔明快，可以省去許多爭辯。

彼又曰：「詩之極致有一，曰入神。詩而入神，至矣，盡矣，蔑以加矣！惟李杜得之，他人得之蓋寡也。」按所謂妙悟、興趣、入神三者，以滄浪之旨，實應相關契，然依嚴氏之詮釋，論妙悟、興趣所謂之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」，「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」，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也，王孟實爲近之。而此言入神則曰惟李杜得之，他人得之蓋寡。依違兩者之間，致朱東潤滄浪詩話參證以爲其「陽崇李杜，陰許王孟」，嚴氏詩評亦自謂「論詩以李杜爲準，挾天子以令諸侯也。」所以然者，蓋因嚴氏立論猶未盡圓融，莫能就三者綜而貫之也。

#### (一) 論詩體

詩體一篇爲嚴氏體裁論所寄，首言「風雅頌既亡，一變而爲離騷，再變而爲漢五言，三變而爲歌行雜體，四變而爲沈宋律詩。五言起於李陵、蘇武（或云枚乘），七言起於漢武柏梁，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，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，三言起於晉夏侯湛，九言起於高貴鄉公。」以下則依體分類，然觀念不甚明晰。按其性質，大抵可畫爲五類：曰以時代分、以作者分、以形式分、以特殊來源分（如選體，柏梁體，玉臺體……等）以特殊技巧分（如全篇雙聲疊韻者，全篇字皆平聲者，全篇字皆仄聲者……等）。惟貪多務博，寧濫不缺，以致各體駁雜不稱。其中影響後世最鉅者，厥爲橫斷唐詩爲唐初，盛唐，大歷，元和，晚唐五體。此說明高棅唐詩品彙主之，於是而有今之所謂初，云，中，晚唐之說。論詩而立時代以斷限，不免拘牽，故錢謙益、馮班於此抨擊最力。然滄浪不亦云乎：「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，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，要當論其大概耳。」後人不識此意，豈可以之而咎滄浪乎！

按宋人喜談詩體，平情而論，嚴氏雖自詡「於古今體製，若辨蒼素，甚者望而知之。」實則不過趨時好尚，並未能於此有大建樹也。

#### (二) 論詩法

滄浪論詩法，主於立識，以爲入門須正，而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。」其言曰：「夫學詩者，以識爲主，入門須正，立志須高，以漢魏晉盛唐爲師，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，若自退屈，即有下劣詩魔，入其肺腑之間，由立志之不高也。行有未至，可加工力，路頭一差，愈驚愈遠，由入門之不正也。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，學其中斯爲下矣。又曰見過於師，僅堪傳授，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也，工夫須從上做下，不可從下做上，先須熟讀楚詞，朝夕諷誦，以爲之本，及讀古詩十九首，樂府四篇，李陵蘇武漢魏五言，皆須熟讀，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觀之，如今人之治經，然後博取盛唐名家，醞釀胸中，久之自然悟入，雖學之不至，亦不失正路，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，謂之向上一路，謂之直截根源，謂之頓門，謂之單刀直入也。」按嚴氏持論首先推源漢魏，次及盛唐，其後竟捨漢魏，而獨言盛唐，所以然者，蓋以盛唐「古律之體備也」。而漢魏古詩「氣象

混沌」，「不假悟矣」，學者難以立識入門而窺其堂奧也。

學詩以盛唐爲法，固屬高識，然禪家教人，重在自悟，嚴氏亦以爲「實證實悟，謂自家闢此田地。」而指示垣途，使人群趨就附，立法雖正，却使人無識。故葉燮原詩以爲「既有識，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，悉陳於前，彼必自能知所抉擇，知所依歸，所謂信手拈來，無不是道。若云漢魏盛唐，則五尺童子，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，亦熟於聽聞，得於授受久矣。此如唐莊之路，衆所群趨，即瞽者亦能相隨而行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？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；苟有識，即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，仍不害漢魏盛唐也。」其意若此，嚴氏復生，恐將難以自解矣。

至詩法一篇所臚列之各條，如：

「學詩先除五俗，一曰俗體，二曰俗意，三曰俗句，四曰俗字，五曰俗韻。」

「不必太著題，不必多使事。」

「押韻不必有出處，用事不必拘來歷。」

「下字貴響，造語貴圓。」

「意貴透徹，不可隔鞋搔癢。」

「語貴脫洒，不可拖泥帶水。」

「最忌骨董，最忌襍貼。」

「語忌直，意忌淺，脈忌露，味忌短，音韻忌散緩，亦忌迫促。」

「須參活句，勿參死句。」

「詞氣可頡頏，不可乖戾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皆前人已有所論列，然未始不可與其妙悟，興趣之旨相發明。詩辯所謂「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，多窮理，不能極其致。」亦係此意。後人於此頗多爭論，蓋緣斷章取義，未能與滄浪此意相參故也。

若「對句好可得，結句好難得，發句好尤難得。」「詩難處在結裏，譬如番刀，須用北人結裏，若南人便非本色。」二語極爲深刻，確屬滄浪身體所得之言。而曰「學詩有三節，其初不識好惡，連篇累牘，肆筆而成；既識羞愧，始生長縮，成之極難；及其透徹，則七縱八橫，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矣。」尤爲精切，非沈潛斯道者，不足以言之。

#### 四批評及考證

詩評及詩證二篇分條臚列（詩法亦然），並無類例可尋，大抵屬於隨筆之作。其中論各代詩作特色則頗能關照大局，把握整體而立論。論各家之優劣亦平實不偏，尤以論李杜能各取所長，不評高低，最爲難得，蓋李杜二公各有勝處，不必如他人之齟齬而爭也。若言古詩之鑑賞別有準繩，不能以當時標準範之，語極深切。至詩辯與答吳景仙書論江西與江湖詩派之弊，亦頗中旨。而考證部份就作品之風格以是正俗論之譌，實獨具法眼，然亦有以偏概全而援爲論據者，則未免失於武斷矣。

總之，滄浪之各項批評及考證，確有所見，然則信手拈來，致彼此不能相照，毫無系統可尋，而詩證一篇尤多細瑣之言，要在擇長去短，分別觀之可矣。

## 四、結 論

昔子夏論詩謂「詩者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」以情志釋詩，其意隱約可見。其後劉勰文心雕龍雖雲「立文之道，其理有三，曰形文、曰聲文、曰情文。」

